

美国往事

中国梦 北美造

文 / 梨梦舟

1784年2月22日,纽约曼哈顿一角,一大群人聚集在岸边,向一艘从港湾驶过的商船“中国皇后”号发出阵阵欢呼。商船上鸣枪13响(代表当时北美邦联十三个州)向人群致

热战变商战 洋参换茶叶

“中国皇后”号命名为“独立号”,也许更为恰当。

当它起航驶向中国的同一天,一艘名为“爱德华”号的公务船,也开始了向伦敦的远航。但这艘船上没有装载任何货物,乘客都是北美大陆会议派遣的使团,他们带着送交英国政府的和平协议定本。同样巧合的是,这一天是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生日。悬挂着星条旗的“中国皇后”号驶向东方,似乎在向前母国宣示主权,北美13块殖民地,从此不再是前者的海外附属,不再依赖其全球贸易体系以及所提供的保护,而是政治上、经济上独立的国家实体。

最为英国所不乐见的是,这个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极有可能成为直接的商业竞争对手。在“中国皇后”号起航之前,即1783年12月,波士顿商人希尔斯曾在“哈里特”号商船上装满5吨西洋参,宣称要运往中国。英属东印度公司嗅到风声后,大为紧张,当该船途经非洲南部的开普敦停靠时,施以利诱,用2磅

“走私犯”当家 黑白道通吃

“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的幕后推手,是当过北美邦联国家财政总管的罗伯特·莫里斯,他同时还是大陆会议代表。此君号称“独立战争的财政部长”,有着非凡的经济头脑,在他的运筹帷幄下,战时急需的大量资金及物资源源不绝地供给大陆军,屡屡为战场上的华盛顿解决了燃眉之急。

当家才知柴米贵。莫里斯财长很快就发现:北美13块殖民地经过“八年抗战”,与英帝国划清了界限,

行三万里路 赚三万美金

对“中国皇后”号此番远行,北美邦联政府可谓煞费苦心,大陆会议专门给它提供了一个海上通行证,用词相当“高大上”：“致所有亲见或聆听本文件的最最尊贵、最最最强盛、崇高、杰出、尊贵、高贵、庄重、睿智、卓见的皇帝、国王、共和、王子、公爵、伯爵、男爵、勋爵、市长、镇长和所有尊贵地的法官、军官、摄政王,无论教会或世俗。”这份内容稍显滑稽的通行证,反映了当时北美人对遥远的东方既充满憧憬,又因向无接触而所知极少。

“中国皇后”号的首度中国之旅,比预想中还要顺利。它先是穿过

民国治房

灰色打更人

文 / 李开周

1926年12月31日,鲁迅给他的出版人李小峰写信,末尾提到这么几句:

睡了一觉醒来,听到梆声,已经是五更了。这是学校的新政,上月添设,更夫也不止一人。我听着,才知道各人的打法是不同的,声调最分明地可以区别的有两种——

托,托,托,托托!

托,托,托托! 托。

打更的声调也有派别,这是我先前所不知道的,并以奉告,当作一件新闻。

写这封信的时候,鲁迅正在厦门大学教书,学校里刚刚雇了几个打更人,每天晚上轮班巡逻,一边巡逻,一边很有节奏地用右手攥着的短棒敲击左手横托的梆子,以此向睡梦中的师生通报时间。

打更是一种古老的行当,在现代世俗生活中消失已久,不过我有幸在寺庙里见识过。

2011年冬天,我去豫北大伾山太平兴国寺小住,每晚八点,也就是僧侣们上床睡觉的时候,大雄宝殿那边会传出一阵囊、囊、囊的脚步声,紧接着就是托、托、托的梆子

声,岸边的乔治堡则以加农炮回礼。

此情此景,让“中国皇后”号船长约翰·格林激动不已。就在3个月前,他眼前的这座乔治堡,还飘扬着米字旗,此刻却换成了星条旗,他指

中国茶叶换1磅西洋参,让“哈里特”号的远航到此为止。



开始自己作主人,痛快是痛快了,但连年战争导致的经济萧条、商业停顿及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加上英帝国撤销了以前给予殖民地的种种优惠,也让新生的美利坚“快乐并痛着”,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尤其是英帝国实施贸易封锁,切断了北美邦联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一切经济往来,这几乎是致命打击——要知道,独立战争之前,此乃北美殖民地的主要海外商业渠道。

其实,万里之外的“中华上国”,

大西洋,在佛得角停靠后又路过非洲南端,再经印度洋,1784年7月中旬到达今天印度尼西亚附近的巽他海峡。在这片海盗出没之地,美国人有幸得到了友邦法国的两艘武装商船“海王星”号和“费比乌斯”号护航及引导,8月中旬时终于驶入广东的珠江口。

“中国皇后”号的首航足足花了半年时间,但无疑是物有所值的。此前几乎毫不相干的中美两国,自此有了直接的商贸往来。在法国人帮助下,广州建立起了美国商馆,邻近赫赫有名的“十三行”。尽管初来乍到的美国人,不懂投东道主所好,像大约十年后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一

挥的“中国皇后”号,满载着皮革、棉花、胡椒、人参、毛衣等多种货物,代表新生的美国,第一次驶上了去往神秘东方的茫茫旅程。

这一年,正是东方大清帝国的

当然,精明的希尔斯也没吃亏,他本来也只是想让“哈里特”号开到

早已与北美独立战争扯上关系。1775年的波士顿倾茶案,激进反英分子从英属东印度公司船上扔下海的,就是来自中国的茶叶。而独立战争爆发前数十年,瓷器、丝绸、茶叶以及称为“南京布”的棉织品,就在英国商人和北美走私者的共同努力下,与北美大众“亲密接触”了。中国的茶叶,就像在英国本土一样,很快改变了北美人的休闲习惯,上层人士皆以饮茶为荣。

因此,莫里斯打起了中国的主

样奉上自鸣钟等新奇玩意儿,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对远道来客还是颇为慷慨,下旨回赠2头牛、8袋面粉和7坛酒。

同年12月28日,在卖掉随船而来的所有货物,又装上700箱武夷茶、100箱熙春茶、2万匹“南京布”以及大量瓷器后,“中国皇后”号船长约翰·格林下令返航。据说,此次航行的投资者最终获得了30727美元的回报,在18世纪晚期,那可是一笔巨款。

1785年5月11日,在历经15个月、航行32458英里后,“中国皇后”号平安回到纽约曼哈顿。岸边飘扬着星条旗的乔治堡再次鸣炮13

巡察巡察,可以防患于未然。而世俗生活中就不需要打更了,因为我们有了智能钟表报时,有小区保安巡逻,而且大多数人喜欢晚睡晚起,不想被梆子声打乱生物钟。

早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钟表尚未普及,绝大多数居民社区里也没有规范的物业管理,所以北京、天津、成都、开封、西安、兰州等内陆城市,打更人依然必不可少,差不多每条街道都要雇几个更夫巡夜。他们有些是政府雇的,有些是店铺和街坊们自己出钱雇的,工钱普遍都很低。

以成都为例:家庭保姆月薪500文到800文,妈妈月薪2000文到3000文,门房(又叫“看门头”,类似传达室的老头)月薪800文到1000文,而打更人每月却只有500文工钱。保姆、妈妈、门房统统都是管吃管住,薪水之外还有节令打赏,打更人则一般住在街口或者胡同口的“堆子”(供片儿警和更夫守夜时居住的简易房)里,吃饭还要自己掏钱买。

北京打更人的工资就更低了。“五四运动”那年,北京西城八道湾胡

乾隆四十九年。沉浸于“康乾盛世”幸福时光的帝国君臣们不会意识到,他们即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卷入了大洋彼岸万里之遥的另一块大陆上的纷争。

开普敦即可,因为那儿是西方对华贸易一个活跃的中转站。

意,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独立战争开打前,莫里斯和他的“同伙”维林,是英国人眼中的头号“走私犯”。他们常常违背大英帝国法令,通过荷属西印度群岛走私茶叶,以至于北美各殖民地消费的茶叶,高达九成都是走私进来的。莫里斯既是“独立战争的财政部长”,借助茶叶走私为已方筹钱筹物自不待言。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也曾有意无意地“资助”过独立战争呢。

响,祝贺美国人的首次东方之旅圆满成功。

主管“中国皇后”号商务活动的高级大班山茂君向时任北美邦联外交总管约翰·杰伊做了“工作汇报”,介绍了大清帝国实行的“广州体制”一口通商规则,认为中国是宜商之地且有利可图,建议今后应该加强美中贸易。

杰伊则高度肯定了“中国皇后”号此行的意义:“美国公民首次与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大获成功,主事者和参与者都与有荣焉,国会议员对此十分满意。”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特邀研究员

军国歧途

变味的“亚洲主义”

文 / 萧西之水

石原莞尔外号叫“陆军异端儿”,因为他身上总有着与别人不同的奇思妙想。

1911年,石原莞尔22岁。就在这一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身为见习教官的他不顾国家有别,与部下一起额手相庆,甚至喊

出了“支那”革命万岁”的口号。身为一个日本人,还是个“帝国军人”,石原莞尔为什么会兴奋到这种程度呢?

其实很简单,因为当时他的上司叫做南次郎(1874~1955年),信奉亚洲主义。

谁信“亚洲主义”?

既然“亚细亚主义”主张要联合中国,为什么忠实信徒石原莞尔,后来又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

所谓亚洲主义,也叫“亚细亚主义”,初衷是团结东亚的中、日、朝三国,共同抵御西方白人强权的入侵。这种思想,最早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当时日本还备受“洋人”欺压,一些活跃的思想家和政界人士,便希望相邻的几个同样水深火热的兄弟国家加以联合。

正是这段时间里,日本政坛元老伊藤博文大力支持中国的戊戌变法,变法失败被迫逃亡的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得到了日方友人的及时相助。信奉“亚细亚主义”的日本民间团体,也对中国革命运动倍加同情。流亡海外的孙中山,有大约十年(1897~1907年)主要是在日本度过的,“中山”

一名据说就是日本朋友起的,而在此期间,他也从一个排满主义者变成了共和主义者。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整合为同盟会,成为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不少日本民间志士积极参与辛亥革命,最出名的就是孙中山的铁哥们——宫崎滔天。

石原莞尔虽是日本军人,却也是亚洲主义的信奉者。

可是不对啊,既然“亚细亚主义”主张要联合中国,为什么忠实信徒石原莞尔,后来又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把所谓“满蒙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呢?

因为他不仅信亚洲主义,还信佛教。

谁打“最终战争”?

石原莞尔声称,“这场战争,将决定东洋‘王道’与西洋‘霸道’哪一方能够一统全球。”

1920年,石原莞尔加入日本新兴宗教团体国柱会。这是日本佛教日莲宗的一个派系,该派系最重要的“贡献”,是抛出了日后臭名昭著的一个词:八纮一字。

日文所谓“八纮一字”,字面意思就是“八方一统”。国柱会从教义角度对此的解释是:世界上每一个人,无论人种如何,风俗如何,最终都会接受一种普遍存在的价值——修养内心;“八纮”的思想,最终都会统一到“一字”之中。换句话说,“八纮一字”,本意接近于现在流行的“普世价值”,并没有推行军国主义的含义。

那么,这个“普世价值”为何最终会遭到世人唾骂呢?必须强调,军人石原莞尔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石原莞尔声称,“八纮一字”不仅意味着思想一统,在佛教预言中,政治也会通过最考验人类合力的形式——战争,达成统一。他继续推演说,随着战斗队形发展与战争形式进步,飞机与核子武器将会越来越重要,一场涉及人类命运的“最终战争”一

定会在很短时间爆发和终结,从而决定世界大权的归属。

谁来打这场“最终战争”呢?石原莞尔认为有四个可能:欧洲联盟、苏联、南北美联盟与东亚联盟。但欧洲大国太多,很难统一到一起;苏联是强人政治,一旦斯大林死后就会崩溃。因此,能够打最终战争的,只有美国,还有以日本天皇为中心的东亚同盟。

“这场战争,将决定东洋‘王道’与西洋‘霸道’哪一方能够一统全球。”

这句话来自石原莞尔1940年出版的《世界最终战论》一书,但其思想端倪,早在1929年石原莞尔刚刚出任关东军作战参谋时便已显露。1924年,孙中山在神户曾发表题为《大亚细亚主义》的演讲,称:“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石原莞尔的主张,表面上借用了这一话语体系,但夹带了以一场“最终战争”定高下的私货,“亚细亚主义”焉能不变味?

谁的“王道乐土”?

石原莞尔号称是当时“日本陆军唯一的战略家”,但他也以自己笃信的偷梁换柱的“亚细亚主义”,为日本大肆侵略中国及亚洲各国,铺垫了理论之路。

石原莞尔公开叫嚷:“在我国的支持下,领有东北四省和蒙古。”

他设想,3倍于日本国土的“满洲”(即中国东北)是一块难得的沃土,也是最终战争爆发前的重要准备。为了获得日、苏之间的缓冲地带,也为了提高日本的生产力,必须要将“满洲”从中国分离出去。

石原主张,新建的“满洲国”,形式上不必完全由日本控制,反而可以打起“五族共和”的旗号,吸引汉、满、蒙、朝、日五个不同族群的人民移居,以便将延续数千年的中华优秀文明与日本近现代文明全部融汇于此地,让“满洲国”成为“东亚联盟”的肇始国,并且在未来的“最终战争”中担当与美国决战之重要“国家”的角色。

身为关东军作战参谋的石原莞尔构想中的“王道乐土”,其源头是亚洲主义。然而不难发现,这里的亚洲主义,已经带有强迫意味:如果你不愿意跟我合作,我就用刀枪划开你的一块

肉,逼着你合作。

石原莞尔号称是当时“日本陆军唯一的战略家”,但他也以自己笃信的偷梁换柱的“亚细亚主义”,为日本大肆侵略中国及亚洲各国,铺垫了理论之路。

讽刺的是,尽管石原莞尔谋划的“战略”一一实施,他本人却没有随之飞黄腾达,反而因与执掌日本陆军中枢的东条英机意见不合,逐步遭到疏远和冷落。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他甚至被降入陆军预备役,等于彻底结束了政治和军事生命。

1945年日本投降后,无论是东条英机,还是当年与石原莞尔“并肩作战”策动“九一八事变”的板垣征四郎,都作为罪大恶极的战犯上了盟国的绞刑架,而最先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的“战略家”石原,却未被起诉。后来,他居然有机会修改当初“最终战争”狂妄论调,实现“在美国统治下达成和平共处”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作者为新锐历史作家

作者为专栏作家